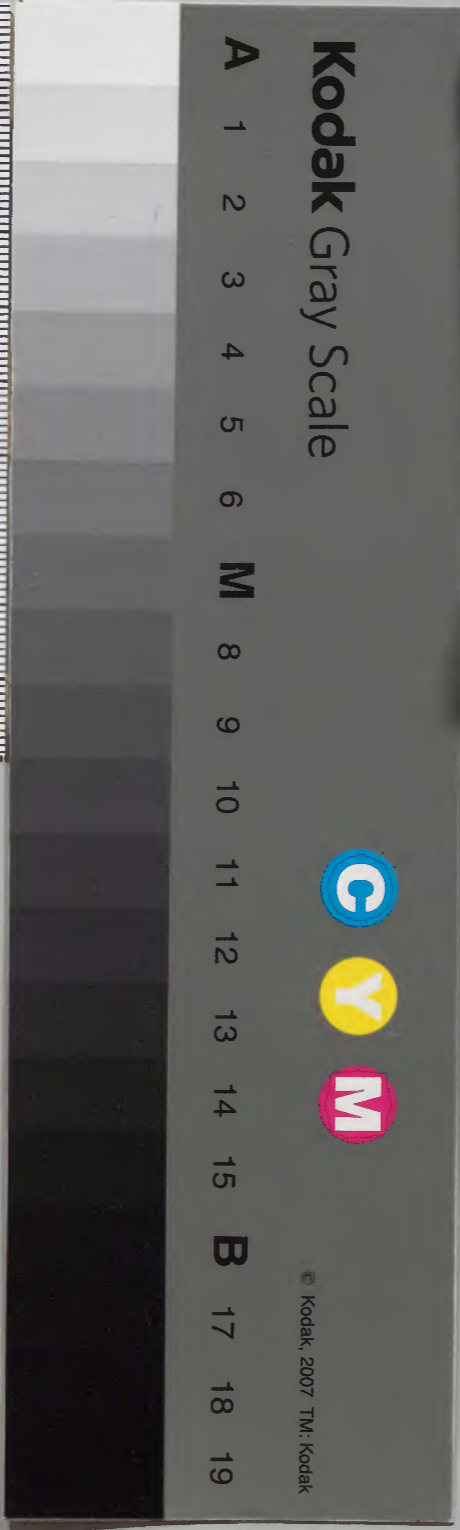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44)
函號	309 115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果下

櫻桃

糯棗

柿

底欄樹實

柿盤

融峰梨

木筋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棗

蒲萄

王母蒲萄

侯騷子

蔓胡桃

僊樹實

橄欖子

東荒栗

猴栗

瓜

五色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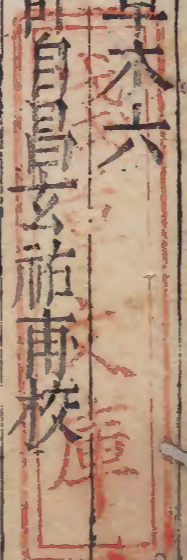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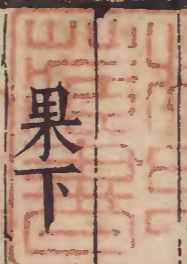
瓜惡香

菜

蔓青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樹

崑崙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果下

櫻桃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三子覃及第時鄴以故相鎮淮南敕即吏日以銀一錠資釀置而覃所費往往數倍即吏以聞鄴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頭已下方議釀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樹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用享人蠻獻一小盤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出撫
糯棗

晉趙瑩家庭有糯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訪其隣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主人小字相兒得非此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其身當在其子孫其後瑩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

出北夢瑣言
柿

俗謂柿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窠四無蟲五霜葉可翫

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出酉陽雜俎
底欄樹實

阿驛波斯呼為阿驛拂林呼為底欄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蟬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蟬子味似乾柿而一年一熟

柿盤

太平廣記 卷四十二
木中根固柿為最俗謂之柿盤出西陽雜俎

融峯梨

仙梨融峯上有青壇方五丈有燒香行道處古形銅器數種有梨樹高三十丈子如斗至搖落時但見其汁核無得味者出洽聞記

六觔梨

洛陽報國寺梨重六觔出西陽雜俎

紫花梨

清泰中薄遊京輦曾與盧泳巡官鄭辰博士僧季雅及三五知友夜會於越波隄僧院是時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聯五字之奇酒飲八仙之美柿新紅脯茗醖綠芽一詠一觴或醒或醉座上因相與徵引古今遂及果實之事有敘及紫花梨者眾云真定有之雅公獨擡蹙而言曰此微僧先祖之遺恨眾驚而問之

雅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載萬國事殷聖情不憚忽患心熱之疾名醫進藥厥疾罔瘳遂博詔良能遐徵和緩時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旬日之內所賜萬金仍加廣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偶獲兩寶合練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經數月邢生辭帝歸山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則不知何適也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即請奏上時恒州節度太尉公王達尚壽春公主即會昌之女弟聞真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剪其旁樹匝以朱欄寶借纖枝有同月桂當花發之時防蜂蝶之

大平履記 卷四十一
窺耗每以輕綃紗殼遠加籠罩焉守樹者不勝艱苦迨及秋實
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比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雖不
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煩躁耳是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恒州記室
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檀美春林縹帝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
潤落落珠圓甘不得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
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
字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後以為貢賦之常物縣
官歲久亦漸怠於寶守焉至天祐末年趙王為明德之所纂弒
其後縣邑公署多歷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無復
繼種者焉當武宗時縣宰李公名尚即雅之祖也嘗以守樹不
謹曾風折一枝降為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輦感也

出耳
日記

胡榛子

阿月生西國蕃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榛子二年阿月

出西
陽雜

酸棗

者舊說周秦時河南用酸棗遂生野酸棗今酸棗縣是也酸棗
之甚小者為野酸棗

出述
異記

蒲萄

俗言蒲萄蔓好引於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在鄴遂大得
蒲萄奇有滋味陳招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
殊不體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未夏涉秋
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飽酸而不酢道之固以
流沫稱奇况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
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為酒每來

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陰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勝奇芬芳滅之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出西陽雜俎

王母蒲萄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陰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旁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為草龍珠帳焉出西陽雜俎

侯騷子

侯騷蔓生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僕所獻

出西陽雜俎

蔓胡桃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似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出西陽雜俎

仙樹實

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出西陽雜俎

橄欖子

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出西陽雜俎

東荒栗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三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出西陽雜俎

猴栗

唐衛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栗無味陳堅處士云虔州南有漸栗形如素核出西陽雜俎

瓜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有燉煌獻異瓜種常山獻巨桃核名穹窿長三尺而形屈其味臭如枯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洞靈瓜四劫一實東王公西王母遺種於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存又說此桃霜下始花隆冬可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霜林園此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俗為相陵瓜故霜園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萬歲矣安可食乎后崩內侍者見鏡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其非數出王子年拾遺記

五色瓜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克貢賦出述異記

瓜惡香

瓜惡香中尤忌麝唐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帶不獲出西陽雜俎

菜

蔓菁

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纒出甲可生啖一也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哉劉禹錫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出嘉話錄

越蒜

異苑曰晉安平有越王餘蒜菜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於舟中作籌筭有餘者葉之水而生焉

三蔬

晉咸寧四年立芳圃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名曰雲微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爛漫春敷夏密秋榮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雲芝其紫色者為上蔬而味辛其黃色者為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為下蔬而味鹹常以此蔬克御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饑渴宮中摘其莖葉者歷月不歇出拾遺記

菠薐

菜之菠薐者本西國中有僧自彼將其子來如首宿蒲萄因張

騫而至也菠薐本是頗陵國將來語訛耳多不知也出嘉話錄

芥菹

廣州人以巨菜為鹹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賞以相餉

出嶺南異物志

芥末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三尺乃植

於地出酉陽雜俎

水韭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出酉陽雜俎

茄子樹

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三二年者漸長枝幹乃為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漸樹老子

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出嶺表錄異

崑崙紫瓜

隋煬帝大業末改茄子為崑崙紫瓜出述異錄

茄子故事

茄子茄子連莖名葦選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張周封茄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壘秋瓜正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叅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理龜瘕欲其子繁候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嫁茄子曾火炙之

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種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長百里有大荻荻浦下有茄浦出酉陽雜俎

儋崖瓠

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雞卵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二

草木七 五穀茶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竹

敘竹類

涕竹

棘竹

篋勞竹

笛墮竹

慈竹

筋竹

百葉竹

桃枝竹

慶竹

羅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籜

竹實

五穀

雨稻

雨粟

雨麥

彫葫

雨穀

搖枝粟

鳳冠粟

繞明豆

延精麥

太平廣記 卷第四百一十二

紫沉麻

用五穀

野穀石穀

芋

雀芋

甘蔗

菴苽

敘茶

獲神茗

饗茗獲報

消食茶

竹

敘竹類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出西陽雜俎

涕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

其莖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癩出神異經

棘竹

棘竹一名色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叢南夷種以為城符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絲車食之下人髮出西陽雜俎

篋筭竹

篋筭竹皮薄而空多夫者徑不逾二寸皮上有籬漚文可為錯子錯甲利勝於鐵若鈍以漿水澆之還復快利出廣州記古林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嶺表錄異

笛簾竹

笛簾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欄隔狀如濕麩將成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處成赤跡似繡画可愛出西陽雜俎

慈竹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如鹿角色白食之已痢出西陽雜俎

筋竹

筋竹南方以為矛筍未成竹時堪為弩弦

出西陽雜俎

百葉竹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出西陽雜俎

桃枝竹

東官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涼郡又以其地為司監都尉東有蕪地西接臨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

瘦竹

東洛勝境有三溪張文規有莊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瘦大如李

出西陽雜俎

羅浮竹

唐貞元中有鹽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

南越志云本只羅山

忽海上有山浮來相合是謂羅浮山有十五嶺二十二峯九百八十瀑泉同穴則山無出其右也會有詩曰四百餘崖海上排

根連蓬島陰天台百靈若為移中土嵩華都為一小堆遇巨竹萬千竿連直巖谷竹圍皆

二丈餘有三十九節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為篋會赦

宥遂挈以歸有人得一篋奇之獻於太守李復乃圖而紀之予

嘗覽竹譜曰雲丘帝竹帝陵上一節為船又何偉哉南海以竹

為甌者類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

出嶺表錄異

童子寺竹

唐李衛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

維每日報竹平安

出西陽雜俎

竹花

山海經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

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子作穗似小麥

出感應經

竹筴

竹復死曰筴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

出酉陽雜俎

竹實

唐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迫于褒梁之境數千里內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饑民採之舂米而食珎于粳糯其子粗顏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內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競置囷廩而貯之家有羨糧者不少者又取與葷茹血肉而同食者嘔噦如其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萬谷並皆立枯十年之後復產此君可謂百萬圓顛活之于貞筠之下

五穀

出玉堂閑話

雨稻

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出述異記

雨粟

呂后三年秦中天雨粟

出述異記

雨麥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彫葫

太液池邊皆是彫葫紫葳綠節蒲叢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葫葭蘆之木解葉者謂為紫葳菰之有首者謂為綠節其間鳧雛子布滿克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鵜鶘鷓鴣鳩鵲鴻鴈動輒成羣

出西京雜記

雨穀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尋魏地奏亡穀二千

頃出述異記

搖枝粟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子東有明之國人至貢方物言其鄉土在扶桑之東見日出于西方其國昏昏恒開宜五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者延年清腹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言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出王子年拾遺

鳳冠粟

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枝葉屈曲如遊龍有瓊膏色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出王子年拾遺

繞明豆

繞明豆言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言莢形似人挾劍而橫

斜生有傾籬豆言見日則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出王子年拾遺

延精麥

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麩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麥穗中有露甘如飴出王子年拾遺

紫沉麻

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水麻實冷而光宜為油澤有光通麻食者行不待燭則巨勝也食之延壽後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遺

雨五穀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貧民家富民家則不雨出述異記

野菜石穀

宋高祖之初嘗晉末饑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菜

生焉又淮南諸山石殼生石上生殼也袁安云石殼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出述異記

芋

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出西陽雜俎

雀芋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出西陽雜俎

甘蔗

南方山有軒轅甘蔗二音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昨嚼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蛇蟲人腹中蛇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出神異經

茶薺

敘茶

茶之名器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八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蒨茱萸纂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滄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紫笋婺州有來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壽州有霍山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浮梁商賈不在焉出國史補

獲神茗

神異記曰餘姚人虞茫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百青羊飲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茗飲常思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必相遺也因立茶祠後常與人往山

獲大茗焉出顧渚山記

饗茗獲報

劉敬叔異死曰剡縣陳婆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先輒祀之二子恚之曰冢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餘年母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嘉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報于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之從是禱酌愈至出顧渚山記

消食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勛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

于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為水矣眾伏其廣識也出中朝故事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芝

竹芝

樓闕芝

天尊芝

紫芝

參成芝

夜光芝

隱晨芝

鳳腦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螢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異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叙苔

地錢

蔓金苔

如芭荅

石髮

瓦松

瓦松賦

竹芝

梁簡文延香閣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榦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著也其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與柄皆得相脫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

出西陽雜俎

樓闕芝

隋大業中東都永康門內會昌門東生芝草百二十莖散在地周十步許紫莖白頭或白莖黑頭或有枝或無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內根並如線大道相連著乾陽殿東東上閣門槐

樹上生芝九莖共本相扶而生中莖最長兩邊八莖相次而短有如樹闕甚潔白武貴即將段文操留守圖畫表奏

出大業拾遺

天尊芝

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

景佚截獻之

出西陽雜俎

紫芝

唐大曆八年廬州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

出西陽雜俎

參成芝

參成芝斷而可續

出西陽雜俎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

曲山 出酉陽雜俎

隱晨芝

隱辰狀如斗以星為節以莖為網 出酉陽雜俎

鳳腦芝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環寶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上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嚼地為鳳乘昇太極 出酉陽雜俎

白符芝

白符芝大雪曲白華 出酉陽雜俎

五德芝

五德芝如車馬 出酉陽雜俎

石桂芝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如大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觔得千歲也 出酉陽雜俎

滴芝

少室石戶中更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南度徑可一丈許望之窰芝從石上隨石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屋後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窰芝墮不息而偃蓋亦終滴也戶上刻石為科斗字曰得服石窰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置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 出抱朴子

木芝

木芝者松柏脂淪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

太平廣記 卷四百十三
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雜以雞十二頭籠之去其處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 出抱朴子

螢火芝

良常山有螢火芝其實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澈可以夜書 出酉陽雜俎

肉脂

昔有人泊渚登岼忽見蘆葦間有十餘崑崙偃卧手足皆動驚報舟人舟人有嘗行海中者識之菌也往視之首皆連地割取食之菌但無七竅抱朴子云肉芝如人形產于地亦此類也何足怪哉 出嶺南異物志

小人芝

或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之即仙矣 出抱朴子

地下肉芝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僕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為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居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烹而食未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

愈壯貌愈少髮之禿者盡黥然而長矣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竒異不敢告于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晤如是道士因軫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

出宣室志

異菌

唐開成元年春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荆數株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綠垂羃如駝鞞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茅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枿臺上念經問僧以爲善徵後覽諸

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枿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死具如金鏤起隱摩之殊軟嘗以春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老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

出酉陽雜俎

石菌

宋州莆田縣破崗山唐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簣莖及蓋黃白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云美倍諸菌

出酉陽雜俎

竹肉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竹皆向北又有大樹雞如杯椀呼爲胡猓頭廬山有石耳性熱

出酉陽雜俎

毒菌

江夏漢陽縣出毒菌號茹間非茅蒐也每歲供進縣司常令人於田野間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從下風而過避其氣也採之日以竹竿芟倒遽捨竿於地毒氣入竹一時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檉柳皮蒙手以取用氈包之亦檉柳皮重裹縣宰封印而進其賞致役夫倍給其直為其道路多為毒薰以致頭痛也張康隨侍其父宰漢陽備言之人有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魚樵汁服之即愈僧光遠說也出北夢瑣言

苔

叙苔

苔錢亦謂之澤葵又名董錢草亦呼為宣癰南人呼為垢草出異記

地錢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多生谿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錢草出酉

陽雜俎

蔓金苔

晉梨國獻蔓金苔色如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投之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則以金苔賜之以置漆椀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着衣襟則如火光矣帝慮外人得之銜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入胡中

出王子年拾遺

如芭苔

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楷開成末有苔狀如古芭布於墀上色

如藍綠輕軟可愛談論僧義林大和初改葬基法師初開冢香
氣襲人側卧塼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熟
檀出酉陽雜俎

石髮

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已後
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出酉陽雜俎

瓦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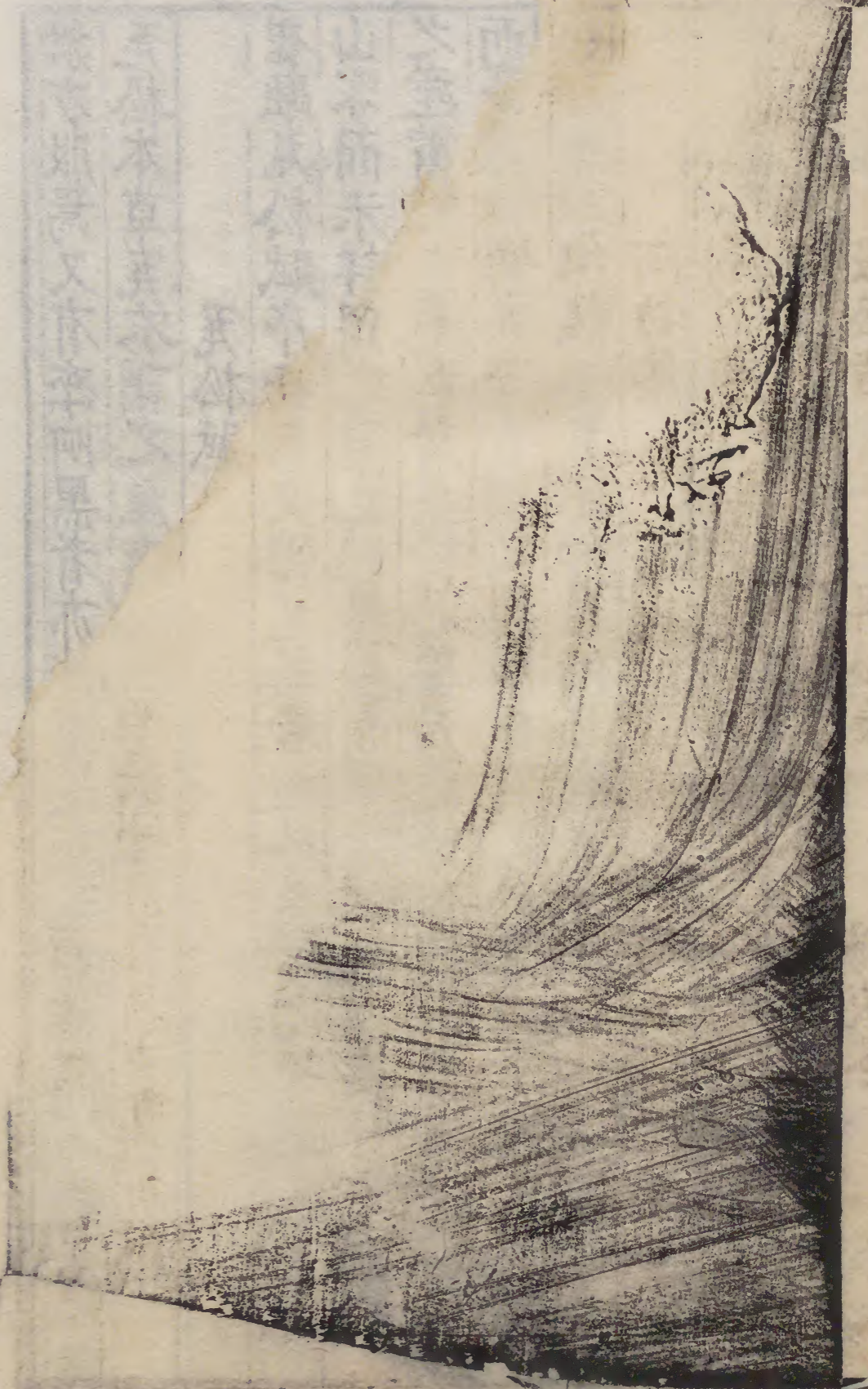
博淮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廣志謂之蘭香生于久屋之瓦
於落陽以覆屋前後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薇曰綠
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
松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
父時嘗瓦此殿矣衆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

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至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綆亦無
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出酉陽雜俎

瓦松賦

崔融瓦松賦序云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雷之下謂之木也訪
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
之產雷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祗連奉間紫苔
而裊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慚魏宮之鳥悲忍漢殿之紅蓮崔
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香藥

茶蕪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龍腦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訶黎勒	白荳蔻
繡齊香	無石子	紫緋
阿魏	草撥	胡椒
阿勃參	山藷	麻黃
荆三稜		
服餌		
服松脂	餌松藥	賜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餌枳實

服五味子

食木

服桃膠

服地黃

服遠志

服天門冬

飲菊潭水

飲甘菊谷水

食黃精

香藥

茶蕪香

燕昭王時有波弋之國貢茶蕪香若焚着衣彌月不絕所遇地土石皆香經朽木腐草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出獨異志

三名香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人謂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南海郡有村香戶日南郡有千畝香林

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其名千
年松香聞十里亦謂之三名香也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來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葉香聞數
百里名此為返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
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
九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振靈丸或名之為返生香或名之為
人鳥精香或名為却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
死尸在地聞氣乃活十洲記

沉香

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益云卿宅去沈香遠近對曰宅左右即
出香樹然其生者無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國史纂異

龍腦香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箇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于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出酉陽雜俎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葉而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辟衆惡 出酉陽雜俎

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出酉陽雜俎

訶黎勒

高仙之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為祟因欲棄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 出廣異記

白荳蔻

白荳蔻出加古羅國呼為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朶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出酉陽雜俎

翻齊香

翻齊香出波斯國佛林呼為頂勃梨馳長一丈圍一尺許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

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生療百病

出酉陽雜俎

無石子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如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啖

出酉陽雜俎

紫緋

紫緋樹出真臘國真臘呼為勒佳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不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霑其樹枝條即出紫緋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涉門陀沙尼拔陀言蟻運土于樹作窠蟻壤

得雨露凝結而成紫緋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出酉陽雜俎

阿魏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呼為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青黃三月生葉形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佛林國僧變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

出酉陽雜俎

葦撥

葦撥出摩伽陀國呼為葦撥梨佛林國呼為阿梨訶咄苗長三四尺莖細如著葉似葢葉子似桑椹八月採

出酉陽雜俎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為味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

子于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芳辣六月採今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出酉陽雜俎

阿勃參

阿勃參出佛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癬疥無不瘳其油極貴價重于金
出酉陽雜俎

山儲

熙穆縣里多山儲本草云南山之陰日暑預消熱下氣補五臟
出南越志

麻黃

麻黃莖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出酉陽雜俎

荆三稜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脯懸之久乾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為刀孺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割三稜草坐其上孺盡消成水客性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汁多驗
出朝野僉載

服餌

服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棄之否則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為資糧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日有仙人行過穴口而哀之具問訊焉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仙人以囊藥賜

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云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遂具言狀後服松脂不撤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高越險終日不倦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姝女二人長二三寸面目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長如大人在側又嘗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抱犢入山去必地仙也其間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力者乃車運驢負誓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有大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 出抱朴子

餌松藥

遁甲經云沙上之福雲陽之墟可以隱居雲陽氏古之仙人方記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圍卽數而葉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鍊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澁與諸處松別 出十

賜茯苓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枝重一十二觔八兩有表 出西陽雜俎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癥皆滅面體玉光 出抱朴子

服菖蒲

韓衆服菖蒲十二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須生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 出抱朴子

服桂

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方舉千觔出抱朴子

餌梓實

梓與楮同

梓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食見鬼昔道士梁頃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年至百四十歲能夜書走及奔馬入青龍山去出抱朴子

服五味子

移門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食木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木云遂不饒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乃勝故自說

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數人對博戲者有讀書俛而視之文氏因問其相問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木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出抱朴子

服桃膠

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矣出抱朴子

服地黃

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出抱朴子

服遠志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出抱朴子

服天門冬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出抱朴子

飲菊潭水

荊州菊潭其源傍芳菊被涯其滋液極甘深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得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十八十猶以為天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有徵出十洲記

飲甘菊谷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考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

民小生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也今所在有貢菊但為少率多生於水側也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各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氣味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况得服好藥安得無益乎出抱朴子

食黃精

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饑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饑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歛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

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其甚香美值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黃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木怪

張叔高

陸敬叔

聶友

董奇

趙翼

魏佛陁

臨淮將

崔導

賈秘

薛弘機

盧虔

僧智通

江夏從事

木怪

張叔高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畱其使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不生穀遺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

怖歸具白叔高高怒曰樹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復斫之血
 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
 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數四顧左右皆怖伏地而叔
 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是歲司空辟高為侍御
 史兖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竟無他怪出風
通俗

陸敬叔

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有血
 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
 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記
異物志

聶友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塗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見一白鹿射
 之中尋踪血盡不知所在饑困卧梓樹下仰見所射鹿箭著樹
 枝怪之於是還家賣糧命子弟持斧伐之樹有血遂截為二板
 牽置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言友欲迎賓客常乘此板
 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
 其板忽隨至石頭友驚曰此陂中板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
 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後板出或為凶禍今新塗北二十里
 餘曰封谿有聶友截梓樹版濤泮柯有樟樹今猶存乃聶友回
 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出搜神記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暎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家鄉有小吏
 言太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為方伯某

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 出幽明錄

趙翼

永嘉松陽趙翼以義熙中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聞空中有語聲或歌哭翼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我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絕壁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出異苑

魏佛陀

梁末蔡州布席家空宅相承云凶不可居有回防都督軍人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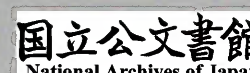
佛陀將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黃之際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無尾在舍跳躑佛陀輓弓射之一發即不復見明日發屋看箭飲羽得一朽木可長尺許下有疑血自後遂絕 出五行記

臨淮將

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牕中入言乞一齋眾皆不與頻乞數四終亦不與乃潛結繩作彊施于孔所給云與肉手復入因而繫其臂牽輓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朴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至河上以碎斷往往有血 出廣異記

崔導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爲一丈夫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怪之不



敢出丈夫苦求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合門為橘計備於君僅能滿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屬復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為我置一敝廬我自耕鑿以卒此生君仍盡剪去橘樹端居守常則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禍矣何者昔百萬之資今已足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為葺廬且盡伐去橘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

出瀟湘錄

賈秘

順宗時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秘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秘同席秘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

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為警覺以人間用捨為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懽笑久而七人皆遮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秘曰今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纂嗣大寶開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可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缺其一人曰已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當為我匿瑕矣乃笑謂秘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檮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秘之其松

精乃起而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
 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構大厦揮斤斧長短之木各得其用
 榱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利則永無
 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于古今但恨
 煬帝不回無人見知張緒效我空耀載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子
 咏詩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
 受陽和之恩為不材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厦無棟人不
 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斲則必不合于長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
 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吞無辭吐飼不異惟食蠶
 即繭繭而絲絲為紈綺紈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紈
 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為梁棟小為榱桷者也其次者
 曰我自辨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

帝號為東東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為人所知也其次
 曰我雖處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倘人主立宗
 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寔可以使民之戰慄也其次曰我
 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
 為不材我寔常懷憤惋我不處澗底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
 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厦之材驥不騁即駑馬也玉不剖即頑石
 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厦凌雲我即不可構厦凌雲此所謂信一
 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
 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秘聞其言大
 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
 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之而去

出蕭湘記

薛弘機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疆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苟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寔難唯在處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頽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眉方口廣頰嶷然四皓之比衣阜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遙嚮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卽便歌唵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爲禮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於易其寔五說是道

之難弘喜甚喜此論言訖辭去窅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隣悉無此色弘機苦思藏經文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邇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爲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收之多爲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歎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

出乾闥子

盧虔

東洛有故宅其堂奧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

太平廣記 卷四百十五 五、五
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
欲買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
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
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即問之應聲
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
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
堂與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
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懼吾寧不愧於心耶
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
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
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
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

眉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
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
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
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出宣室志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淨境殆非人
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
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
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
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
閉目開口據爐而斲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灰火真其口中物
大呼起至門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

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縫隙其半有新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久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出酉陽雜俎

江夏從事

大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剝然有聲遂墮于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木怪下

竇寬

吳偃

董觀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恠

龍蛇草

鮮卑女

蕨地

芥蟲

崔玄微

木怪下

竇寬

唐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大和八年秋自大理評事解縣推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僕伐一樹既伐而有血滂溜

汪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且知為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死於左禁軍中

出宣室志

吳偃

有厲泉縣民吳偃家於田野間有一女十歲餘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後數餘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為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即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呼唵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其中稍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極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沈醉者曾有李道士至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腹空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

出宣室志

董觀

有董觀者嘗為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

南遊荆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館中王生既寐觀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而無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觀謂王曰慎無寢魅當再來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挺樞其首其軀若草所穿挺亦隨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觀慮又來迨曉不敢寢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為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徑尋果見古杉有挺貫其柯葉間吏曰人言此為妖且久未嘗見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出宣室志

京洛士人

京洛間有士人子弟忘其姓名素善雕鏤因行他邑山路見一

大槐樹蔭蔽數畝其根旁瘤癭如數斗甕者四焉思欲取之人力且少又無斧鋸之屬約回日採取之恐爲人先採乃於衣篋中取紙數張割爲錢繫之於樹瘤上意者欲爲神樹不敢採伐也旣捨去數月而還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樹側乃見畫圖影旁挂紙錢寔繁復有以香醮奠之處士人笑曰村人無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見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僕曰無伐此木士人進曰吾昔行次見槐瘤欲取之以無斧鋸恐人採之故權以紙錢占護耳本無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權以紙錢繫樹之後咸曰神樹能致禍福相與祈祀冥司遂以某職受享酌今有神也何言無之若必欲伐之禍其至矣士人不聽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雕刻爲噐耳神曰若爾可以善價贖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須幾何士人曰可遺百千神曰今

奉百緡於前五里有壞墳緡在其中如不得者卽復此相見士人遂至壞墳中果得緡一無欠焉

出原化記

江叟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徃來多在末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閱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叟聞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窺邊畢卓耳遂敲大樹數曰可報荆館中二郎來省大兄以槐乃語云勞第相訪似聞槐樹上有人下來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拋却兩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當棄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節斷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

震自拔於道必得爲材用之木構大厦之梁棟尚存得重重碎
錦片片真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爲煨燼耳大槐曰崔
鼠尚貪生吾焉能辦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別而去及
明叟方起數日至閩鄉荆山中見庭槐森聳枝幹扶踈近欲十
圍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聞槐神與盤豆
宿道大槐王論語云 某臥其側並歷歷記其說今請樹神與
我言語槐曰感子厚意當有何求殊不知爾夜爛醉於道夫乃
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師樹神有靈乞爲指教使學
道有處當必奉酌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尋鮑仙師脫得見之或
水陸之間必獲一處度世蓋感子之請慎勿泄吾言也君不憶
華表告老狐及余矣叟感謝之明日遂入荆山緣巖循水果
訪鮑仙師卽匍匐而禮之師曰子何以知吾而來師也須實言

之叟不敢隱具陳荆山館之樹神言也仙師曰小鬼焉敢專輒
指人未能大段誅之且飛符殘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師曰今不
誅後當繼有來者遂謂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陳之叟曰好道癖
於吹笛仙師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師歎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
者枯竹笛耳吾今贈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
年當召洞中龍矣龍旣出必啣明月之珠而贈子子得之當用
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龍已腦疼矣蓋相感使其然也小龍必持
化水丹而贖其珠也子得當吞之便爲水仙亦不減萬歲無煩
吾之藥也蓋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師遂出玉笛與之叟曰玉笛
與竹笛何異師曰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龍不爲怪
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尅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來觀之感召之
有能變耳義出於玄叟受教乃去後三年方得其音律後因之

岳陽刺史李虞館之時大旱叟因出笛夜於聖善寺經樓上吹
果洞庭之渚龍飛出而降雲繞其樓者不一遂有老龍果啣珠
贈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晝果有龍化爲人持一小藥合
有化水丹匍匐請贖其珠叟乃持合而與之珠餌其藥遂變童
顏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無不歷覽後居於衡陽容髮如舊耳
奇出傳

花卉怪

龍虵草

後漢靈帝中平年夏陳留郡濟陽濟陰宛句離狐城臯陽武城
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虵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毛羽頭
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
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

起兵焚燒官闕之應

出五行記

鮮卑女

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爲赤莧所魅始見
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側北女於是恒詞謠自得
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
環挂其莧莖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焉出異苑

蕨虵

太尉郗鑒鎮丹陽也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
一莖卽覺心中潭潭欲吐因歸家仍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
大吐吐一赤虵長尺餘尚動搖乃挂於簷前虵漸焦經宿視之
乃是一莖蕨耳猶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續搜神記

林蟲

五嶺春夏率皆靈水霑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敗
萌膠氈蜀無逾年者嘗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有
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細長耳 出嶺南異物志

崔玄微

唐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术及茯苓三十載因
藥盡領僮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
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
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
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
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小
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
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

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
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亦未勝于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
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馥馥襲人諸
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
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
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
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
頗輕佻翻酒汗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人不奉畏耳
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
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知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
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媪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
言曰諸侶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來十八

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迴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土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果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又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

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出

陽雜俎及博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志誓

鄧珪

劉阜

田布

梁生

蘇昌遠

藥怪

上黨人

田登孃

趙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花卉怪

光化寺客

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涼天因
閱壁畫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異咨詢其來
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
尤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交歡結義情款甚密白衣
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
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徧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
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
客卽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
其滅處徑尋窈窕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
曾無踪跡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因斲之根本
如拱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啓其重付百疊旣盡白玉指環宛
在其內乃驚歎每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斃

出集異記

僧智誓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誓在寶相寺持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大
如蠅金色迭飛赴燈焰或蹲於燈火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
於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其一乃薰陸花也亦無形狀自是
不復見

出酉陽雜俎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
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旣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
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友開其牖聞有唵嘯之
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
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一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
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旣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

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未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矣於是緝絲為緡數百尋候其再來絲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緡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緡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出宣室志

劉阜

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大初年董叔經為西河守時有彭城劉阜假孝義尉阜頃嘗以書忤董叔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狀絕異阜馬驚而墜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阜衣袍而自衣

之阜以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阜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阜往視之果已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其妖遂絕

出宣室志

田布

唐田布田悅之子也元和中嘗過蔡此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若鷓鴣巢在葦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阜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出酉陽雜俎

梁生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黎樹十餘株大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霽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竒之以為吉

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謂之吉也乎生聞之不悅後月餘梁生父卒

出宣室志

蘇昌遠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芟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閱其色恍若神僊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出北夢瑣言

藥怪

上黨人

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見去宅一里

但見一人參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體狀掘去之後呼聲遂絕時晉王廣陰有奪宗之計諂事權要上君也黨與也言朋黨比而譖太子竟見廢隋室因此而亂

田登孃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之田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粗皮若茯苓香氣似朮其家奉釋有象設數十遂寘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孃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嘗日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屐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于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卷僧將入佛宇輒為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一鵠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亦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

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舊說苟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慾遇之必能降真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見怪而去之宜乎

出酉陽雜俎

趙生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生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慙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息雖寒熱切飢食粟糲紆不憚勞苦而生蒙憐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終不易其志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議

何蔽滯之甚邪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入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死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堅老夫雖無術能有補于郎君但幸一謁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為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椹樹蒼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錘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出宣室志

菌怪

郭元振

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元振了無懼

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元振之警句也
題畢唸之其物遂滅久之元振隨樵間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
如數斗所題句在焉出酉陽雜俎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
搏之頭隨而落遂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一大槐樹
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卽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下有大蝦蟇
如疊挾二筆鉛樹溜津滿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
其蓋已落蝦蟇乃驢也筆鉛乃油桶也菌則其人矣里人有買
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忌病嘔出酉陽雜俎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葷有黃姑葷者尤爲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葷以

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視無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
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倏忽沒於釜中頃之主人說葷工獨不
食亦不言既暮食葷者皆卒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八

龍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蒼龍

曹鳳

張魯

江陵姥

甘宗

南鄴國

龍場

五色石

震澤洞

梁武后

劉甲

宋雲

蔡玉

李靖

蒼龍

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
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遺

曹鳳

後漢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見於九

里谷高岡亭角長二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

出水經注

張魯女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于漢水既而女殯於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

出道家雜記

江陵姥

江陵趙姥以沽酒為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為異朝夕以酒酌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出渚宮舊事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于是方士聞而旱處便賣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筋舉國會歛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

出抱朴子

南鄴國

南鄴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於殷殷置豢龍之官至夏代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及四海會同乃放於洛汭

出拾遺錄

龍塲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塲地方千里龍皮骨如阜布散

百餘頃述異記晉寧縣有龍薜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
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
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纔一
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論衡云蟬生於腹開
背而出必因雨而蛻如蛇之蛻皮云近蒲州人家拆草屋於棟
上得龍骨長一丈許宛然皆具 出感應經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於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岍獲一五色石大如
斗文彩盤蹙如有夜光文猛以爲神異抱獻之梁武梁武喜命
置於大極殿側將年餘石忽光照廊廡有聲如雷帝以爲不祥
召杰公示之對曰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非人間物若以洛水
赤礪石和酒合藥煮之百餘沸柔輒可食琢以爲飲食之器令

人延壽福德之人所應受用有聲者龍欲取之帝令馳取赤石
如其法命工琢之以爲甌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
以其餘屑置於舊處忽有赤龍揚鬚鼓鬣掉尾入殿擁石騰躍
而去帝遣推驗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鬪龍所競之石
其甌遭候景之亂不知所之 出梁四公記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長城乃仰公馳誤墮洞
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圍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
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闢水霏如輕霧晝夜光明遇守門小蛟龍
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馳在洞百有餘日食青泥味若粳米
忽彷彿說得歸路尋出之爲吳郡守時乃具事聞梁武帝帝聞
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岍一通蜀道青衣浦

北岍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岍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長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嘉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鄉卽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宧也可行乎毗羅伏寔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於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龍今龍化縣卽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化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賫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風雨召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

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柰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敷揚道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觔今亦應在請訪之帝勅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勅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魚膠之成二缶大船之龍腦香柔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賫燒燕五百枚入洞宧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化出入人間有善譚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辭去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

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
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
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
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
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雪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上者夜
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豸之毒蟲珠七
色而多赤六足二目當其凹處有舊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
光及數尺無瑕者為之上有瑕者為下蚌珠五千時與月盈虧
蚺珠所致隨侯噲參卽其事也又問蚺鶴之異對曰使其自適
帝命杰公記蚺鶴二珠斗餘雜珠散于殿前取大黃蚺玄鶴各
十數處布珠中間于是鶴嚙其珠鳴舞徘徊蚺嚙其珠盤曲宛
轉羣臣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寺珠光之遠近七八

九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
之香美膏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
府藏之拜子春為奉車都尉二弟為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
訪公眇往不為龍害之由為用麻油和蠟以作照魚衣乃身有
蠟氣故也

出梁四公記

梁武后

梁武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
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為毒龍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
之因冊為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

出西京記

劉甲

宋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讀佛經忽一
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

齊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理玄奧又說人之灾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着道服咸勿納之真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真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真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爲宣氏妻

出渚官舊記

宋雲

後魏宋雲使西域至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果阨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化爲人悔過向王王即從之

出洛陽伽藍記

蔡玉

弘農郡太守蔡玉以國忌日於敬寺設齋忽有黑雲甚密從東北而上正臨佛殿雲中隱隱雷鳴官屬猶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赤衣兩童子青衣俱從雲中下來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虵身長丈餘仰擲雲中雷聲漸漸大而下來少選之間向白虵從雲中直下還入所出柱下於是雲氣轉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離地數寸一童子從下又拔出一白虵長二丈許仰擲雲中於是四童子亦一時騰上入雲而去雲氣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靈至晚方霽後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許不當本處寺僧謂此柱腹空乃鑿柱至心其內果空爲龍藏隱

出大業拾遺

李靖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爲人

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
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因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
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
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
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
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
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荅拜曰
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
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誼勿以爲慰既而
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褥褥衾被香
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開者何
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

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
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
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僮僕無專任之理當如
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
扣其門曰卽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
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
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
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柰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卽
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鞵青驄馬來
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銜勒信
其行馬跑地嘶鳴卽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
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

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拘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鬪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

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于相豈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卽極將相矣

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九

龍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柳毅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于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

九平履詩 卷四下 一
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十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旣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碍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

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曰余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寔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竒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

虹棟竒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父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遂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環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

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堅聽坐貽聾聵使閨牕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官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統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臂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

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糸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官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官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僂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寃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

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官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撫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鎡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紕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今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

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

起復宿於疑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受其生此真丈夫之志柰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

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
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
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
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遂巡致謝曰
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踈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
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
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
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
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
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
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
於是復循途出江听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

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右富族
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
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
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
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
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
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
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
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
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
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爲憶妻曰
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寃君使得白啣君之恩誓心求報

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為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寃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于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子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

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思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為之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為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醉醉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為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

太平廣記 卷四十九
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
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
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
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由恐水怪耳指顧之
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
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官
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
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
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第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
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
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
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嘆曰五蟲

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
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
文 出異聞集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

龍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俱名國

釋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峴

齊澣

沙州黑河

興慶池龍

井龍

旃然

龍門

俱名國

僧祕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名國有一商人在澤中牧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離車穿鼻牽行商人問離車今汝牽此龍何用云我將殺而為噉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許商人即放龍令去既而復慮離車追逐復捕取放別池中龍忽變為人語謂



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大德商人答言龍性率暴曠恚無常或能殺我答云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我受菩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君今施我壽命願當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掃除商人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因問汝為何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前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為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繫龍女俄出呼商人入宮坐寶牀上龍女言龍中有食能盡壽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須欲閻浮提食即時種種飲食俱備商人問龍女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乃言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復言曰不得直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寶物莊嚴飾宮殿即問汝有知

是莊嚴因受菩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若何等為五謂生時眠時寤時嗔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郎與八餅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復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以八餅金與父母曰此是龍金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龍女恩報彌重况持大齋受福寧小

出法苑珠林

釋玄照

釋玄照修道於嵩山白鵲谷操行精慤冠於緇流常願講法華經千遍以利於人既講於山中雖洹寒酷熱山林險邃而來者恒滿講席焉時有三叟眉鬚皓白容狀瓌異虔心諦聽如此累日玄照異之忽一旦晨謁玄照曰弟子龍也各有所任亦頗勞

苦已歷數千百年矣得聞法力無以為報或長老指使願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陽經時國內荒饑可致其澤以救生靈即貧道所願也三叟曰召雲致雨固是細事但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身首為憂也試說一計庶幾可矣長老能行之乎玄照曰願聞其說三叟曰少室山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必能脫弟子之禍則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貧道知孫處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孫公之仁不可診度著千金翼方惠利濟於萬代名已籍於帝宮誠為貴真也如一言救庇當保無恙但長老先與之約如其許諾即便奉依即以拯護之方授於玄照玄照詣思邈所居懇誠祇謁情禮甚謹坐定久之乃曰處士以賢哲之度濟拔為心今者亢陽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苦若此仁哲之用固在於今幸一開恩以救危歎思邈曰

僕之無堪遁棄山野以何功力濟於人也苟有可施固無所吝玄照曰貧道昨遇三龍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誅罪非輕唯處士德尊功大救之則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僕無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後三龍避罪投處士後沼中以隱當有異人捕之處士喻而遣之必得釋罪矣思邈許之玄照歸見三叟於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約一日一夜千里雨足於是如期汎灑澤甚廣被翌日玄照來謁思邈對語之際有一人骨狀殊異徑往後沼之畔啞叱咤斯須水結為冰俄有三獺二蒼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繫之將欲挈去思邈召而謂曰三物之罪死無以贖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脫之兼以此誠上達恕其重責也此人受教登時便解而釋之携索而去有頃三叟致謝思邈願有所酬孫

曰吾山谷之中無所用者不須為報回詣玄照願陳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無闕不須辭也三叟再為請玄照因言前山當路不便往來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風雷為責即可為之是夕雷霆震擊及曉開霽寺前豁然數里如掌三叟復來告謝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報尤為奇特矣出神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埏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帔廣

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寔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為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没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出逸史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踈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甕替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

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宿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羆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麗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各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貫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纒入獲劍環而便出口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

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旣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汚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

太平廣記 卷四百二十 五
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
舍舟何所詣日旗歌扇正相迎 出井澤謠

齊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敕使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
里河達於青水平長淮之險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
崔延禧糾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古墓然狀如
新築淨潔周視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丈餘頭邊鯉魚五六枚
各長尺餘又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毛九寸如常龜禱以白
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命移龍入淮取龜入汴禱移龍
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岍白魚數百萬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
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貢錫拔其一鬚
元昌差網送龜至宋遇水泊大龜屢引頸向水網戶憐之暫放

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
空致龜焉 出廣異記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潴原
野由是西北之禾稼盡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遠徙用逃墜
溺之患其吏於北庭沙洲者皆先備牲耐望祀於河許然後敢
視政否卽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圯城邑則里中民盡魚其族
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
郊迎吏訊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
騰水以覲郡人望祀河許我知之久矣卽命致牢醴布筵席密
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峩冠斂板磬折
肅躬俄頃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昇岍且有火光射

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卽命發矢引滿以伺焉旣而果及於几
挺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及而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而
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旣死里中俱來觀之譁然若市嵩喜已除
民害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
在沙州爲刺史至今號爲龍舌張氏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卽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
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狀宮嬪內豎靡不具瞻後
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
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率共觀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
小龍翼州而進侍臣咸觀之上泫然泣下顧謂左右曰此吾興
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盥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

出宣
室志

井龍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獅子吼若不
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 出國史補

旃然

玄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
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也濟水
溢而爲滎遂各旃然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 出開天傳信
記

龍門

舊說春水時至魚發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中龍有遺骨
角甚衆採以爲藥有五色者 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

